

第七子

血统

【美】哈钦斯 著
朱振武 李丹 译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第七子

哈钦斯 著 血统

朱振武 李丹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七子:血统 / (美) 哈钦斯著; 朱振武, 李丹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1
书名原文: 7th Son: Descent
ISBN 978—7—5404—4748—9

I. ①第… II. ①哈…②朱…③李…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0335号

著作权合同图字: 18-2009-164

7thSON:DESCENT by J.C. HUTCHINS

Copyright :© 2009 by J.C. Hutchi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七子: 血统

作 者:【美】哈钦斯

译 者: 朱振武 李丹

责任编辑: 傅 伊

媒体推广: 赵青梅 刘峰颖

整体设计: 多米诺设计·咨询 吴颖辉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公司印刷

*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张: 11.125

字 数: 240,000 印 数: 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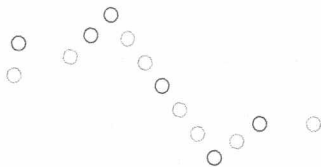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04-4748-9

定 价: 2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楔子



美国总统死于非命。那天早上，艳阳高照，一个四岁大的男孩要了他的命。

那是一场在肯塔基州举行的简单的竞选集会，总统只不过是“烟草路”上稍作停留。就像上两届一样，牧草州^①将在来年的选举中投选共和党。至少，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十月清晨里，“鳄鱼”总统汉克·格里芬在博林格林州立大学演讲时是这么说的。

他的演讲总是令人欢欣鼓舞，总是那么富有魅力；说话略带当地的“圣经地带”^②口音，发言简短有力、震撼人心：为了强国富民，我们必须重塑道德，重选角色与信念。明年十一月，重选格里芬和黑尔。

上帝保佑美利坚。接着他挥手致意，展开魅力攻势，又是热情握手，又是眨眼致礼、谢不离口，一会儿亲亲女士，一会儿又抱抱孩子。所到之处无不一片欢呼。

突然之间，众人尖叫起来。

① 牧草州 (Bluegrass State)，美国肯塔基州的别名。

② 圣经地带，美国中西部和南部正统派教徒多的地带。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四岁男孩的父母微笑着向总统点头致意；总统亲吻杰西·富勒的小脸颊好让记者拍照；男孩手上一道银光闪过；总统下颌处的颈动脉大开，一道鲜红的弧形伤口宛如彗星一般划过咽喉。孩子的脸上溅满了血点；总统疑惑地张大了嘴巴；闪光灯下男孩细小的牙齿白得耀眼；一名特工大声吼叫起来。

总统既没踉跄，也没抽搐；他跪倒在地，脸色惨白如骨。额头撞在人行道上，爆裂开来。一阵阵尖叫在他周围响起，一双双手臂伸过来。杀人的男孩朝着一名摄影师的胯下直冲而去，却被一名特工一把抓住。特工抓着杰西·富勒的脚踝，高高举起。男孩愤怒地叫骂起来，满口污言秽语，根本不像四岁的孩子。他朝着特工挥出弹簧小折刀，敲掉了这人的墨镜，然后挥了一次又一次。

更多的手伸向了总统，人群中也爆发出更多的尖叫。富勒的父母万分惊恐地冲向特工，想要保护他们的儿子。特工们屈身围住格里芬，他们身上的西装渐渐让鲜血所浸染。男孩被人拿住脚踝倒提起来，却还在不停地晃动挣扎，尖声叫喊。

很快，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落在了校园的公共区域，卷起的气流吹翻了握在惊惶失措的人群手中的“格里芬和黑尔”标牌。三分钟后，特工队和医疗经纪人带着总统赶到了博林格林医院。可是，“鳄鱼”格里芬这时已是撒手尘埃。

学校乱成一团。男孩被特工缴械之后扔到了一辆警车的后座上。他的父母随即也被抓了起来。

就在警车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刺客拉离现场时，一名摄影记者抓拍了一张男孩的照片。要是刊登出来，这张照片肯定能拿普利策奖。照片上，杰西·富勒沾满血污的小手紧贴着车子的后窗。他盯着一个血迹斑驳的“格里芬和黑尔”标牌，标牌映射在车窗上，共同凝聚成了新闻摄影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瞬。

男孩双眼通红，瞪得如铜铃般大，笑得歇斯底里。

当天中午，副总统文森特·黑尔宣誓成为世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领。国务卿查尔斯·凯恩被任命为副总统。

男孩的父母，詹妮弗·富勒和杰克逊·富勒，被指控密谋杀害美国总统。他们的博林格林小餐馆从此将永久停业。

他们的儿子被监禁在一所戒备森严的秘密政府机构里进行调查和审讯。一星期后，一名护士和一名武装警卫发现了杰西·富勒的尸体。这个四岁男孩躺在床上，张着口，瞪着眼，死了。没有丝毫自身窒息的迹象。没有过量服药，没有演戏似的氰化物胶囊，没有合理的死亡原因，只有发干的鼻血血渍和布满血丝的通红双眼。

在监禁和审讯的那一周里，杰西·富勒只说过一句话。一个蓄着胡子的秃顶医生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对总统做了什么。

杰西·富勒看着医生，咯咯直笑。

“去你妈的。”他说。

第1章



星期六和莎拉做爱是最棒的事，约翰·史密斯独自思忖着。非常棒。持久，酣畅，销魂；轻咬乳头，指尖在背部和胸上游走，撩拨欲意的呢喃声，只言片语。床头板跟着砰砰直响，就连隔墙邻居也都听得一清二楚。最后他们打开窗户，让迈阿密的十一月微风吹进，凉爽他们的身心——也让世上的其他人嫉妒得坐立难安。那样的做爱！

约翰对此惊叹不已，他气喘吁吁地从她身上挪开，自满而又敬畏地凝视着天花板。莎拉从地板上抓起被单，放声大笑，侧过身子面朝着他。被单紧贴着她汗湿的乳房和臀部。她抬手拂开脸上的一绺红色卷发。

“难以置信。”她说。

约翰盯着天花板，摇摇头说，“我知道。”

“越来越好了。”

他又摇摇头，眨眨眼说：“我知道。”

莎拉笑着说：“你该为这写首歌。”

“嗯，歌名就叫《全能的上帝，让我彻夜狂欢》怎样。”

“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她满脸不屑地爬下了床。约翰望着莎拉

的臀部，看着她袅袅婷婷地走过狭窄的卧室，像是一个大孩子在玩跳房子：地板上的书堆，昨晚的衣物，几个塞着乐谱的破文件夹，特洛伊安全套的空盒和他的吉普森吉他。她轻盈美丽，约翰不止一次地好奇，她究竟是看上了自己哪一点。

她打开卧室房门。约翰的长毛肥猫从她腿边一跃而过，跳到了床上。它脚踏着约翰的胸脯，忿忿不平地喵喵直叫。

“走开，猫咪。”约翰说。

“你得给它买些吃的，”莎拉说，进了客厅，向浴室走去。“你昨晚自己说的。还有，天啊……你真该好好打扫这地方了。”

“好的，”他喊道，“想帮忙吗？”

莎拉大笑起来：“你的房子，你的烂摊子，你自己去打扫。”

“明天再说。”

约翰伸手从床头柜的另一头拽出打火机和一包揉皱的香烟。他摇了摇盒子，两根弯了的——不过，感谢上帝，没断——骆驼香烟掉出来，落在手上。他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然后盯着天花板。

猫咪又喵喵地叫了起来，这次听起来更加阴沉乖戾。约翰心不在焉地挠着小东西的脑袋，对它既是蔑视又是喜爱。莎拉正在冲澡，约翰望着窗外摇摆的棕榈树，抚着猫咪，抽完了烟。

莎拉回到房间时，他已经穿好了T恤衫，头发也揪成了马尾。

“去哪儿，猛男？”

“不去哪儿，就是去‘城堡’。”他应声答道，飞快地穿上了牛仔褲。“给猫咪买吃的，再给自己买几包烟。”

莎拉看着烟灰缸旁那根没有点燃的骆驼香烟说：“我也去。”

“抽那根吧，”约翰说，吻了她一下，“尽量忍受一下这难闻的非薄荷味。我骑车去。不会很久。”

他蹬着十速自行车，刚到外面公寓楼下的停车场，莎拉就在阳台上喊住了他。她叫他快点，还开玩笑说，红发少女们将会用早餐和

“异常”狂热的性爱来嘉奖骑着自行车的骑士们……尤其是他们来时还带着癌棒^①。

约翰哈哈大笑，脑中不断浮现着她在床上的姿态以及两人风流的场景，然后答说他会火速骑车归来。

小巷——真正潮湿、阴暗、破旧的捷径小巷——是住在迈阿密的约翰最为思念的场景之一。蹬着自行车，他总会想起住在中西部时的童年生活，想起和邻居孩子们的骑车比赛，在小巷里来来往往。迈阿密是一座汽车城，一座二十世纪的城市，一个不喜欢踢罐子或鹅卵石的粉红^②之地。这是一个社区统一规划的地方，在这儿，“历史悠久”指的是一幢房子护窗板上的油漆才刚刚干透。

约翰一边踩着自行车赶向城堡便利店——废人城堡大战！^③——一边想念着小巷和近道，以及那些通向胡拼乱凑的篮框和树屋的红砖街道。不过，恋恋不舍也是毫无意义。迈阿密是个不同的地方，不好也不差，只是不同而已。不过，既然迈阿密在约翰出生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了，那他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去适应它。

再说，迈阿密还有棕榈树，以及十一月份里这样的天气。

他一个急转弯，接着拐上了火烈鸟路。这是一条风景优美的住宅街道，要多花费他几分钟的路程——不过管他的呢，今天星期六——这时，他突然瞥见一辆面包车正在高速向他驶来。

肯定是我没看见我，他心想，不然不会开得这么快。

约翰猛地把车拉向左边，双手紧握刹车，差点将自己从车上甩

① 癌棒 (cancer stick)，英语里香烟的别称。

② 粉红色作为英文俚语时，指政治思想或经济观念略带左倾色彩。

③ 原文为Zero Hassle at the Castle，此处运用了仿拟手法，借用了美国动作类游戏《史莱克城堡大战》(Shrek Hassle at the Castle)的名字。这里约翰把自己前往便利店的过程假想成了通关游戏。

出去。面包车一个急刹车，轮胎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啸。约翰掉转方向，从两辆停着的汽车之间驶过，一辆是雷克萨斯，另一辆是个非常破旧、特别鲜红的甲壳虫。危急关头，这可真是人命！突然自行车前轮撞上路沿，约翰跟着摔倒在人行道上，顿时觉得手掌和下巴疼得像是肉被撕裂了一般。

接着他听见面包车的前门呼地打开，侧门霍地一声滑开，然后响起了一连串高档正装皮鞋的哒哒声。约翰起身想从车下爬出，可脚却卡在了链条里。他抬头一看，三个西装笔挺、留着板寸的男人围住了他。

“嘿，可否帮个小忙——”

“抓住他。”最大个子的西装男人说。另外两人跟着猛扑过来。他们带着手套的双手如同铁爪一般紧抓着约翰的上臂，以流畅的动作一下子将他从车下拉了出来，仿佛是在表演一场街头霸王的芭蕾舞剧。

一个人将约翰的左臂扭到背后——认输吧，这可真是人命——约翰号叫起来。另一个西装男人则把约翰的右臂像翅膀一样朝外一直架住。约翰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来，只觉得胳膊快被他们拧断了，全身的肌肉像被扯裂了一般。

第三个人，也就是那个大个子西装男人，走到他的面前。他灰眼睛，塌鼻子，凹下巴，高颧骨，像是大理石刻成似的，整张脸上毫无表情。男人一声不吭地站在人行道上，让人觉得痛苦而又漫长。

终于，男人扬起了眉毛。“想叫停吗？”

约翰使劲点头。

大个子男人缓缓舒了口气：“好。现在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约翰感到左臂的疼痛减轻了一点。趁此时机，他左摇右摆地站了起来，架着的胳膊也从劫持者的手中抽了出来，向外挥舞着。他高声呼喊救命。那只将他背后手腕钳得发麻的铁爪稍稍有了点松

动。他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可以跑了，可以挣——
没法呼吸了。没法呼吸了。

那个领头的，那个长着个超人下巴的人，又猛击了一次他的腹部，接着又打了一拳。约翰倒在人行道上，紧捂着肚子，身子蜷缩着，像是一个扭动的婴孩。蒙眬之间，他看到其中一人把十速自行车投进了面包车的后部，然后又瞧见另一人拿出了注射器。突然，他感到身上一阵蜜蜂叮咬般的针扎，接着一切变得舒适、美好、模糊起来，越来越模糊。

昏迷之前，他听见领头的最后说了一句话：

“早就该让你安静安静了，小强^①。”

小时候，迈克尔的父母曾驾车带着他到印第安纳州的玉米农庄去玩。那里是这个州的真诚之心永恒跳动的地方。美国国旗、高中篮球、古老宗教，这些全都根植在州内的土壤之中——不，甚至更深，在地理学家都永远无法探测的基岩层里。他们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家里出发，只开了两小时的车就到了这个心脏地带。

虽然迈克尔当时只有九岁，却也在那次旅途中注意到了地平面的变化：城市的钢筋水泥渐渐隐退，转变为郊外柔和的房屋。然后，突然出现一个滩头堡，地面上的旅行车和道路逐渐消逝，变成了印第安纳州广袤无垠的心脏地带。那是一片玉米的海洋，迈克尔此刻回忆着。翠绿的联合收割机不时穿梭在田地里，犹如波浪上的驳船。成片的玉米，如同激情难抑的海浪，在公路的几尺之外潮起潮落。

一家人停在那儿的路边，开始野餐，这时，迈克尔的母亲告诉他，地域就像人一样，有着它们自己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她说，它们还有情感、灵魂。有时，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地方的灵魂。迈克

① 约翰的昵称。

尔大口嚼着花生酱三明治问她是什么意思。

“闭上眼睛，”她说，“听，呼吸一下再听，用耳朵去倾听。听到了什么？”

很安静，他说。蚱蜢。相互拍打的玉米叶子。鸟。风。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她问道。

感觉很好，很宁静。也许是爱。

“也许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样子，”他的母亲说：“也许这个地方很宁静，很慈爱，很温柔。也许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灵魂。有时，倾听一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听它在想什么。明白吗？”

迈克尔说他有点懂了。也许吧。母亲笑着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说等他再长大点也许就能明白。他吃完三明治，拿起保温瓶，喝了口野莓味的Hi-C汽水，然后就和父亲玩飞盘去了。

迈克尔从未忘记那次谈话。如今他已明白了许多当时他不曾明白的奥秘，却也总是会抽个空儿，闭上眼睛，倾听一处新的地方。多年之后，在去帕里斯岛，以及后来去科索沃、阿富汗和其他奇名异景的国家时，他也总是这么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堂往昔岁月的教诲，与他当海军新兵和后来在两栖侦察部队受训时所学到的竟也吻合。了解了那个地方，你就会了解那里的人们。

迈克尔了解关塔那摩^①。虽然他到那儿仅有一个星期，可是他了解。关塔那摩很愤怒。关塔那摩很迷惑。戎装在身，尊严在前，威仪赫赫，关塔那摩呼喊着重要血债血偿。这里的居民焦躁不安。不管两星期前总统之死的幕后黑手是谁，它只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迈克尔奔跑着来平息内心的躁动。他奔跑着，竭力排解着心中的荒谬想法和混乱情绪，驱赶着脑中的各种疑惑和在关塔那摩乃至

① 关塔那摩湾位于古巴东南端。湾中有一所美国海军基地，占地116平方千米，以作为美军的拘留营而著名。

全美都已展开了的无止尽的讨论。他比文明世界的其他人要晚一个星期才得知总统被杀的消息。当时他正在执行任务，协助中央情报局打入一个国家，那儿的蝎子有烟灰缸那么大，政局犹如硝化甘油一样一触即发。现在，他回到了队里，一番言语之后，得知了此事。

迈克尔刚跑了六分之一英里，这时一辆悍马军车从后面驶来。车子向前开了几百码，停了下来。一个大鹏鸟^①迈步下车，等着迈克尔过来问候。

迈克尔即刻停下，立正站直，行礼致敬。他的呼吸平稳，汗珠顺着脸和胳膊不住地往下淌。他那三十岁的身躯就像是一尊完美的雕塑，是忠诚与耐劳的典范。胳膊和背上满是伤疤，右边二头肌上纹着一个USMC^②字样的刺青。女人们品评着他的体格和蓝眼睛，对此他毫不在意。男人们则谈论着他两分钟做七十个引体向上的本事。

上校回了个礼，走上前来。

“今天是星期六，孩子，”上校说，“就算是上帝也要每星期休息一天。”

迈克尔微笑道：“长官，我很期待去天堂，并愿意在抵达之后代表我军与上帝比赛拳击，进行一对一的较量。这是准备工作。”

“胡说八道。”上校笑了起来，拍了拍迈克尔的肩膀。他们向悍马军车走去。上校接过司机递来的一个写字夹板，浏览了一下上面的文件。

“上面说你得在三小时后去飞机跑道上报到。前往弗吉尼亚。”

“长官，我刚执行完任务回来，”迈克尔说，“我得回丹佛的家。我有两周假期。”

“这我就不清楚了。”上校朝着写字夹板点了点头。“这文件刚

① 大鹏鸟 (full bird)，美国上校的昵称，因其军衔徽章为鹰而得名。

② USMC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的缩略词。

送到我办公室。机密文件。我本来应该亲自召你过来，送你上那架飞机。可我现在不喜欢跑腿的工作，史密斯，特别是当他们这样谨慎保密时，我可不能让我的任何下属因为我而把指甲弄脏。这事儿你不会给我弄出什么麻烦吧，是不是？”

迈克尔挺直身子答道：“当然不会，长官。”

“那就按照指令，十一点在这里等候。”

“是的，长官。”

悍马军车急驰而去，迈克尔站在阳光底下，仍在流汗。他咬咬牙，呼吸一下，倾听起来。

关塔那摩很愤怒。关塔那摩很迷惑。迈克尔这星期头一次为那事感到高兴。他很高兴自己不再是唯一的一个。他又开始奔跑起来，这一次是朝着基地往回跑。

不安的心里依然是疑问重重。

总统还活着！他们又在企图制造混乱！！一场精心制作的骗局正在美国人民面前上演。你们知道，我的内线声称这不过是一个要让格里芬避开公众视线的借口。黑杰克和K粉说，根本就没有出现威胁美国的状况，总统必须隔离，这样他才能够和这次阴谋背后的真正组织举行会谈。

只有全世界都相信了这次谋杀事件，才不会有人怀疑格里芬离开的真正原因。灰色派终于重新建立联系了，他们还希望和我们讨论社会与技术融合！！经过两年的沉寂，他们终于又通过中继站重新发来了信号！这就是证据，下面的图片是黑杰克发来的，也已为另一个人所证实。这是火卫一星人基地的哈勃望远镜发来的图片，这基地过去十年来一直是灰色派的驻扎地。时机来到！人类的下一个辉煌时代开始了！！！基尔罗伊2.0在此。基尔罗伊2.0无所不在

>附件灰色基地.jpg

>装载轨道加密器

>执行

>上传

基尔罗伊2.0从电脑屏幕前挪开，心满意足地往后一靠。这则新的消息已经通过他的网站TheTruthExcavated.com公布了出去。这是他每天要更新的六个网站之一。

他坐在木椅里前后摇晃着，长满胡须的圆脸在五台电脑显示器闪烁的亮光中忽隐忽现。公寓的其他各处全都浸没在阴影中；温暖着华盛顿特区的午后阳光，在这儿却被贴在窗框上的铝箔给挡在了外面。

阳光在这里不受欢迎。这里是永恒之地，是神殿。基尔罗伊2.0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日夜交替，超越了昼夜之变。这里没有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一，只有星期无。

很久以前，在基尔罗伊2.0还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之时，他曾经有过另一个名字，一个男人的名字，一个平淡无奇、容易让人遗忘的名字。这是俗世中一个无知过客的名字，是听不到墙中细语的工蜂也感到熟悉的名字。可是，那个名字，那种生活，都已成为了过去。直到他看到了媒体谎言之中渗透出来的真相，直到他拥有了自己的讲坛。

直到他在此。直到他无所不在。

基尔罗伊2.0默默笑着，摇晃着，心里想着接下来一系列网站更新的编目排序。桌子下面，五台电脑里的小风扇正在轻轻地呼呼作响。木椅也被摇晃得嘎嘎直响。墙壁没有说话，这让他很是感激。对他而言，安静就像是一座沙做的城堡：脆弱，短暂，珍贵。

砰砰砰，前门的拍打声突然粉碎了一切。

基尔罗伊2.0忽然惊起，环视着整个客厅。链条锁在敲击下叮叮

当当。他迅速扫了一眼三号显示器，看了看角落里的微型视频画面。

装在外面门厅的无线网络摄像机中断了信号。

门，还在砰砰直响。

基尔罗伊2.0猛地站起，椅子啪地倒在地上，像是一声枪响。他双手发抖，冲向窗户。就是这样了。他们终于找到他了，他们要让他消失，消除真言，把他变成过去那样一个平淡无奇的路人和

——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必须离开这里——

他撕开窗户上的锡箔，气喘吁吁地眯着眼睛透过强光往外看。

一个男人正站在外面的防火梯旁等着他。

基尔罗伊2.0尖叫起来。他身后的拍门声停了下来……接着，前门向里炸开，差点儿飞脱铰链。基尔罗伊2.0立马转向门口，身后的窗玻璃霎时震得粉碎。屋内屋外的人全都伸手向他抓来。

没等基尔罗伊2.0回过神，泰瑟枪的电压就已流遍了他的全身。他砰的一下倒在实木地板上，先是脸着地，接着是320磅的整个身躯。脏乎乎的眼镜在地面上轻轻滑过。

一个人正在大声发号施令。带走所有东西，主板，还有显示器。找找有没有手提，黑莓，手机。全清出来。把他铐上。

基尔罗伊2.0全都听见了，心里既恐惧又高兴。他们把他无力的身躯拖到屋外，抬到了公寓楼下。他们走到楼外，沐浴在阳光之下，这时，一个卑鄙的想法从基尔罗伊的脑海里冒了出来。

他无法微笑着面对这样的嘲弄，可他还是想。

基尔罗伊2.0在此

从外面看，医院的形状、大小和设计也许都各不相同，可里面却完全是一般无二。

迷宫似的走廊，铿锵作响的门。地板和墙壁全都是柔和的棕色和蓝色。医院是冷色系的拼贴艺术，冷色不会造成刺激，但也让人

看不到希望。

托马斯神父走过圣玛丽医院的走廊，穿过一扇扇门，尽量不去注意那种像是从墙上释放出的消毒器和索尔斯伯利牛肉饼的混合气味。如果某个地方常年和疾病与死亡打交道，这样的气味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的空气里、墙上和床上。托马斯当了六年的神父，早已迈步走过了许多家这样的医院。对他来说，它们闻起来都一个样。

他突然想到，不知道对医生们来说教堂的气味是不是也一个样。

今天早上，一个电话打到了神父的住所，托马斯接完之后既不震惊也不意外。电话是马克·麦吉打来的，说是他的父亲加文想要请他过来主持临终仪式。托马斯认得这个人，喜欢他，钦佩他的幽默和勇气——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年间。加文·麦吉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可是癌症蚕食了他的一切，尤其是乐观。

三年来，托马斯眼看着他的这位教民被其身上的突变肌肉组织所吞噬。癌症在加文·麦吉的肺中肆虐，纵情享受着这个好人身上的健康细胞。关于受难，关于上帝在死亡和疾病上所扮演的神秘角色，对于在神学院里所学到的这一切，托马斯几乎全都确信不疑。然而，他也默默地相信，世上有些东西并非出自上帝之手，而癌症就是其中之一。它就像是很久以前路西弗堕落时留在这个世上的分身，目的就是要摧毁，要抹掉人类心中的上帝，吃光主的仁慈。癌症不是发生在好人身上的坏事。它是从古老邪恶之物中射出的箭矢。

托马斯神父找到了511号房间，敲了敲门。马克·麦吉打开门，和托马斯握了握手，引他进了房内。神父拥抱了一下加文的女儿埃伦，又向她丈夫打了声招呼。他轻轻点着头，回应着众人的感谢，对他们说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荣幸；加文·麦吉是他的朋友，是教会的中坚人士，是位了不起的父亲，是圣巴拿巴教会的传奇人物。听到这些，他们都微笑起来，托马斯也为此感到高兴。

加文·麦吉服了止痛药，意识变得模糊，可他差不多还是立刻认